

自选的快乐阅读

斯蒂芬 克拉生

www.sdkrashen.com; twitter = skrashen

石头汤悦读校园联盟开放日 - 线上论坛

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

2021年11月27

我今天的消息很简单。获得高水平语言能力的有力途径是阅读，但不仅仅是任何阅读。真正有效的一种是小说，有时被称为“文学”，但更常被称为“故事”。但不仅仅是任何小说——我们真正想阅读的小说。当读者自己选择阅读时，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小说，他们需要接触大量书籍；这就是图书馆的用途。

一些理论

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习得”和“学习”语言，而且语言“习得”比语言“学习”强大得多。语言习得是潜意识的——当它发生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正在发生。我们知道我们正在阅读一本书，但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习得新语言。而在我们掌握了新的语法或词汇之后，我们甚至可能意识不到：习得的知识会潜意识地储存在我们的大脑中。相反，我们有一种我们听到的“感觉”或语法正确，但不能总是表达为什么。

我们非常擅长语言习得。但是我们不太擅长“学习”语言，即学习语法规则并应用它们。

有意识地学习语法的问题

第一：我们不知道所有的规则。即使是最好的语言学家和最见多识广的语言教师也不知道所有的规则。事实上，语言学家说他们只发现了任何语言规则的“碎片”。但是知道一个规则是没有用的，除非你能在真正的交流中使用它。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考虑正确的形式，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从我们的记忆中检索规则并应用它。这些条件只有在我们参加语法测试时才满足，即便如此，我们使用语法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理解假说

如果学习语法不是通向能力的途径，那什么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语言习得只有一种方式：当我们理解所听到的和所读的 当我们得到“可理解的输入”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说和写的 ability 是语言习得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引人入胜的输入

如果可理解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原因，习得者必须注意输入；他们必须注意它。确保这种情况发生的最好方法是确保输入非常有趣。我建议最好的输入是如此有趣，在某种意义上，以至于听众（或读者）甚至忘记了，它是用另一种语言编写的。

语言习得是渐进的

每次我们在可理解的上下文中遇到一个新知识点时，我们都会获得少量 (5-10%) 的含义 (或形式)。这可能看起来不是很多，但如果我们得到大量可理解的输入，则可以完全习得。对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如此，对以中文为母语的读者也是如此。在阅读中，每理解一个生字词，就会习得一小部分生字 (Ku and Anderson, 2001)。

应用

小说!

几乎所有的父母都知道，孩子们喜欢听故事。从图书馆借出的大多数书籍都是小说，而小说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占据主导地位。电影和电视剧的明显受欢迎程度也证明了小说的吸引力。

让我贡献我的经验：我住在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大约 40 分钟车程的洛杉矶郊区。在大疫情之前，我每周至少开车两次从家到圣莫尼卡，在黄金健身房举重并去看望我的孙子孙女。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旅程。我不再听收音机里的音乐，因为广播电台开始对收听高品质音乐（例如披头士乐队）收费。我不再听新闻了，因为新闻报道越来越片面。我通过从当地公共图书馆租借可以在开车时收听的有声读物解决了这个问题。

图书馆提供的有声读物大多是小说，都是英文的，是流行的畅销书。这包括悬疑小说、医学小说、“合法”小说和冒险故事，所以我听的就是这些。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大部分小说都非常好听，它们将无聊的旅程变成了真正的乐趣。

我的第一个选择是第一本哈利波特书，最终我听了所有七本。哈利波特的书都是关于教育的，非常有见地。当然，霍格沃茨的校长邓布利多英雄之一，而 JK 罗琳对霍格沃茨课程的描述呈现出一幅连贯的画面，即优秀的教学法（例如魔药课）和糟糕的教学法（例如枯燥的“魔法历史”）。我对哈利的一位朋友，超级学生赫敏特别感兴趣。她总是举起手来，渴望回答老师的问题。我的一个大学研究生写了一篇关于她的极有洞察力的文章，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赫敏聪明吗？”

这些书太好了，我发现自己做了你们一些人做的事情：回到家后不会立即下车，而是在车里呆几分钟，听听一个特别有趣的章节的结尾。

除了哈利波特，我还听过并非常喜欢约翰·格里森姆的许多法律小说，尽管我对法律没有特别的兴趣。听了迈克尔·康诺利的哈利博世系列犯罪小说，尽管我对警察没有特别的兴趣。听了工作和医学小说（我喜欢 Verghese 的《为石头切割》），尽管我对医学没有特别的兴趣。

自我选择

如果我们希望阅读对学生来说很有趣，确保这一点发生的有效方法是允许和鼓励自我选择；学生决定他们要读什么书。在一项涉及台湾一所大学 EFL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课程的研究中，自选阅读比指定阅读导致更多的语言习得 (Lee, 2007)。Lee 的描述告诉我们原因：“……学生们选择的书读起来非常有趣和乐在阅读这些书”。学生们互相讨论阅读，并向同学推荐书籍。朱迪·布鲁姆 (Judy Blume)、路易斯·萨赫 (Louis Sacher) 所著的书籍和《甜蜜谷》系列的书籍特别受欢迎，并且在年底之前很少重新上架” (第 165 页)。

除了已发表的学术研究，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证实了自我选择的价值。我们所有人都收到过书籍作为礼物，而这些书籍很少是我们自己会选择的。当这种情况发生在我身上时，我害怕这本书的赠送者问我是否喜欢它的那一刻。当然，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礼品书是指定阅读。

加里森·凯勒 (Garrison Keillor) 也有同样的反应：“作为一名曾经英语作为专业的学生，我会收到很多礼品书。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得到了狄更斯、萨克雷、斯莫列特、理查森、爱默生、济慈、博斯韦尔和勃朗特的书，所有这些都很棒，我从来没有读过它们，它们现在都在我的书架上，看着我，让我感到内疚。”我家里有一个加里森·凯勒 (Garrison Keillor) 架子。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与我在学校阅读必修书籍的相同的经历。我在美国的中学三年级学习“美国文学”，四年级学习“英国文学”。我阅读了指定的小说并通过了要求的考试，但我不记得我为这些课程阅读的任何书籍的书名、作者或内容。我记得当时我自己读的所有书，我自己选择的阅读，我深情地记得其中的许多，主要是科幻小说。作者包括艾萨克·阿西莫夫、亚瑟·C·克拉克、罗伯特·海因莱因、雷·布拉德伯里和弗兰克·赫伯特。我今天用英语以外的语言阅读的乐趣主要也是科幻小说。

影响

在疫情期间，我们几乎全天呆在家里。我每周五早上都会去当地超市购物一次，这是为“老年人” (65 岁及以上) 预留的时间。在我第一次购物时，收银台的员工是“Fidel”，我正确地假设他是墨西哥裔美国人。我用西班牙语和他交谈。通常情况下，他用英语回答。然后我用西班牙语对他说“总有一天我希望像你 (复数) 那样说西班牙语。请帮我。我们说西班牙语吧。”他热情地答应了！自从那次见面以后，我确保我在他的收银的队伍中，这样我们用西班牙语进行简短而友好的对话。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的西班牙语有了很大的进步：菲德尔现在对我说话的速度更快了，使用了更复杂的语言。我认为这是对我西班牙语能力和流利程度提高的反应。我有额外的证据：最近，我和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同事用西班牙语交谈。我们说西班牙语。她的反应是：“史蒂夫，你的西班牙语好多了！你都干了什么？”

我的进步不是与菲德尔交谈的结果。我们的谈话很短；他还有其他客人要处理。我的进步，从低级到中级的进步，在我看来，是因为我开始更多地阅读西班牙语。我一直在使用 Beniko Mason 的 GSSR 系统（见下文），并做了大量相对简单的阅读，为西班牙语作为外语的学生编写的分级阅读书籍。我阅读它们的顺序不是由他们的阅读水平决定的，而是我是否觉得这个主题有趣。我关注了一些写作风格吸引我的作者（Bill VanPatten 和 Adriana Ramirez）。我的结果与已发表研究的结果一致。过去，我读过一些用西班牙语写的“真实”小说，但这很有挑战性。我的预测是，我很快就会达到阅读“真正”西班牙语很舒服的阶段。

GSSR：引导的自选阅读

正如我刚刚提到的，我的西班牙语阅读计划是基于 Beniko Mason 的研究。她英文低水平的学生首先参加了两个或更多学期在其大学举办的英语故事听力计划。老师讲故事，通常是民间故事或童话故事。通过使用图画、额外的背景和描述以及偶尔翻译一个难词。学生不会接受他们所听故事的内容测试，也不会被要求保留生词清单或学习它们，即使老师偶尔会在黑板上写下新词。

在她的研究中，在听完故事几周后的测试后，梅森报告了大量的词汇习得。她还报告说，添加传统的词汇教学活动并不是对时间的有效利用。学生通过听故事每分钟获得的词汇量比做练习多。

最终，学生逐渐转向 GSSR（引导自选阅读）并阅读他们在老师的帮助下自己选择的简单小说。学生有多种书籍可供选择，没有任何形式的后测，学生不需要读完他们开始阅读的每一本书。在一项研究中，Mason 和我（Mason, Krashen, 2017）报告了八名 EFL 学生取得的进步。他们已经参加了四个月到三年的 GSSR，并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参加了 TOEIC 考试的替代形式。学生们同意记录他们阅读的内容。

结果令人惊讶。学生阅读时间与托业成绩之间的相关性几乎是完美的 ($r = .91$)。学生每阅读一小时，托业考试平均得分为 0.6 分。如果保持这种增长速度，读者可以在短短几年内从 TOEIC 的初级熟练程度提升到最高水平，即国际专业熟练程度。需要指出的是，这项研究中的学生具有非常丰富的印刷环境的优势：可以访问 5000 本分级读物。

我的印象是分级读物的质量在过去十年中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尽管语言很简单，作者们还是设法创作出真正的文学作品。动人且内容丰富的故事，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

这只是通过阅读提高语言能力的例子。在我看来，通过自选阅读提高语言水平是专业文献中最成熟的结果之一，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例如我 1989 年的论文，其中涵盖了词汇和拼写在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习得以及我的书《阅读的力量》包含更多示例（Krashen, 2004）。

索菲娅

一个特别有趣（并且非常清楚）的案例是“索菲亚”（Sophia），（Lin、Shin 和 Krashen, 2007）是一名高中生，其阅读理解测试成绩在学年期间有所下降。每年春天，她的得分都低于前一个秋天。但是当她第二年秋天回到学校时，她的分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这连续两年发生。

解释：整个暑假，索菲亚都在图书馆进行自选的快乐阅读，平均每个夏天大约阅读 50 本书。她阅读了 Nancy Drew、Sweet Valley 系列的书籍和 Christy Miller 的书籍。她没有研究词汇表或进行任何其他形式的“研究”。索菲亚的妈妈表示，索菲亚在学年期间忙于学校作业，无法为自己的乐趣而读书，并开玩笑说，为了提高她的阅读测试成绩，在学年期间让她留在家里可能是个好主意。

学术语言呢？

如果学生主要阅读小说，他们会为学术做好准备吗？他们不应该阅读更“严肃”的纪实小说吗？

Jeff McQuillan 的研究令人欣慰。他报告说，小说包含大量的学术词汇，这些词汇被认为对于理解一般学校作业很重要。他的研究涵盖了七部哈利波特小说以及众所周知的受青少年读者欢迎的书籍（McQuillan, 2019；2020）。

还有研究表明，阅读者对各种学科知识了解更多，包括历史、文学和科学（West、Stanovich 和 Mitchell, 1993），而且我们知道我们阅读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小说（Nell, 1988）。¹ 迄今为止，这些研究仅针对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进行，我们期待其他语言和第二语言习得者的研究。

同理心和对复杂性的欣赏

但还有更多！过去十年的研究表明，阅读小说的读者对他人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并且更加意识到生活的复杂性，对简单的解决方案更加怀疑。与其回顾研究，² 让我介绍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对记者关于他的阅读习惯的问题和回答。该问题发表在卫报上。我需要指出的是，据我所知，奥巴马总统在给出答案之前没有阅读我刚才提到的研究，但完全同意：“当我考虑如何理解我作为公民的角色时……最重要的是我想我学到的东西是从小说中学到的。这与同理心有关。与对世界复杂且充满灰色的观念感到舒服有关，但仍有真理可寻。即使他们与您非常不同，也有可能与其他人建立联系。”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可以从做一些非常愉快且相对便宜的事情中获得多少好处。

证实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学生获得这些好处呢？我们如何帮助学生成为长期快乐的读者？在我们的论文（Cho, Krashen, 2016）中，我们检查了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长期读者的一些案例历史，以了解他们的共同点。结果与本文回顾的研究非常一致：（1）他们可以获得有趣的阅读材料。（2）他们有时间读书，有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读书。（3）他们自己选择阅读。（4）未对阅读内容进行测试，未获得奖励或未对阅读习惯给予奖励。

补助信息：一个有趣的想法

中学图书馆员 Laduska Adriance (2010) 提出了一个独特且廉价的同伴推荐方式。她的“星法”很简单：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图书馆书籍的内角画一颗星或贴上星形贴纸。据预测，一本有很多星星的书会吸引读者。

我们在韩国一所小学的研究（Miller、Hesler 和 Krashen, 2019）中发现了这种情况，其中 5 年级和 6 年级的英语作为外语学生，他们在学校接触了几年英语。学生们热情地在自己喜欢的书尤其是漫画书上贴贴纸。学生们明显表现出对阅读有星星的书的兴趣：一名学生“很兴奋地注意到小屁孩日记现在有十五张贴纸，然后立即坐下来阅读”（第 23 页）。

来源：

Adriance, L. (2010): Seeing stars: How I ignored my inner librarian and got kids excited about books again! *School Library Journal*, 56 (7): 26-27.

Cho, K.S. and Krashen, S. 2016. What does it take to develop a long-term pleasure reading habit? *Turkish Online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1(1): 1-9: tinyurl.com/yc6gkxkn

Djivic, M., Oatley, K. and Moldoveanu, M. (2013). The effect of exposure to literature on the need for closure.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5(2), 149-154.

Kidd, D., and Castano, E. (2013). Reading literary fiction improves theory of mind. *Science*, 342: 377-380.

Krashen, S. 1989. We acquire vocabulary and spelling by reading: Additional evidence for the input hypothesis.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73: 440-464. <https://tinyurl.com/y8m2ntg>

Krashen, S. 2004. *The Power of Reading*. Westport CT: Libraries Unlimited (second edition). Available for free download at www.sdkrashen.com.

Ku, Y. M., & Anderson, R. C. (2001). Chinese children's incidental learning of word meanings.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6(2), 249-266.

Lee, S. Y. 2007. Revelations from three consecutive studies on extensive reading. *Regional Language Center (RELC) Journal*, 38(2), 150-170.

Lin, S-Y, Shin, F., & Krashen, S. 2007. Sophia's choice: Summer reading. *Knowledge Quest* 35(4), 52-55. <https://tinyurl.com/y3eezees>

Mason, B., & Krashen, S. 2017. Self-selected reading and TOE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ase histories. *Shitennoji University Bulletin*, 63, 469-475. <https://tinyurl.com/yc9tc8ha>

McQuillan, J. (2019). Where do we get our academic vocabulary? Comparing the efficiency of direct instruction and free voluntary reading. *The Reading Matrix*, 19,1: 129-138.

McQuillan, J. (2020). 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s of vocabulary instruction. *Acquiring academic language at Hogwarts. Read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32,2: 122-142.

Miller, D., Hesler, A. and Krashen, S. 2019. The Star Method: Will they do it? *Language and Language Teaching* 8,1,15: 21-24.

Nell, V. 1988. *Lost in a Boo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est, R., K. Stanovich, & Mitchell, H. 1993. Reading in the real world and its correlates.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28: 35-50.

註:

我在车上听的一本书是约翰·格里沙姆 (John Grisham) 的《逃跑陪审团》(The Run-Away Jury)。几年前，我担任陪审团的团长。当我听了格里沙姆的书时，我意识到我做得不好。如果我在陪审服务前读过那本书，我会做得更好。正义将得到伸张。

e.g. Kidd, D., & Castano, E. (2013). Djikic, M., Oatley, K. & Moldoveanu, M. (2013).